

我很在意这个秋天

——写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

李永刚

我很在意这个秋天
联想斑斓得像云彩一样
装点出无数美丽的画框
每一个都是祖国的表情
每一个都是祖国的影像
祖国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心中
如同每天都要升起的
冉冉朝阳

我很在意这个秋天
就站在高高的山岗
白云白成了片片纯粹
蓝天蓝成了一向向往
鸽子展翅结伴而飞
马蹄的哒哒传递着
浪漫的畅想
听着这铿锵的声音
我就感受到祖国跳动的心脏

我很在意这个秋天
就站在浩瀚的秋水岸上
任海浪拍打我的想象
海鸟击水凌空

船帆迎风昂扬
祖国就是泛着粼粼波光的
辽阔大海
祖国就是拍打岩石的
冲天巨浪

我很在意这个秋天
就站在古老的黄河岸旁
大河浩浩奔流不息
船工的号子仿佛在耳边回荡
雄浑的钢琴曲掀起冲天波涛
每听一次黄河的涛声
就感受一次祖国的不屈不挠
和曲折沧桑

我很在意这个秋天
就站在村庄高高的土梁
深情地抓一把脚下的泥土
听庄稼深情叙说
土地的深沉和芳香
我听到了颗粒与颗粒
爽朗的笑声
我听到了累累硕果

在这金秋时节
动人的歌唱

我很在意这个秋天
就站在古老的城墙之上
看如梦如幻的城市
不曾停歇的繁忙
看东南西北的塔吊
成为祖国独特的风光

我很在意这个秋天
就站在校园感受书声琅琅
看每一片枫叶
如何幻化成红红的心愿
看每一片梧桐叶
如何历练成片片金黄
祖国是五彩缤纷的颜色
祖国是激昂壮美的交响

我很在意这个秋天
就站在高高的炉台之上
看铁水表达高炉的理想
不知冶炼过多少风雨雪霜

想起鞍钢这些响亮的名字
共和国钢铁的场景
会清晰地闪现在钢铁人的眼眶

我很在意这个秋天
就站在紧张忙碌的采煤机旁
看着矿井深处切割出的
滚滚浓煤
我感受到了
每一块黑色的煤炭
都蕴藏着火红的向往
时刻准备着为祖国燃烧
这是亘古不变的理想

我很在意这个秋天
就站在现代化的
化工装置现场
看纵横交错大大小小的管路
如何演绎着奇思妙想
看科学而神奇的工艺
变换出各种产品的模样
进去的原料
是黑黑的煤炭

出来的产品
是多姿多彩的形象

我很在意这个秋天
看祖国一派蓬勃的景象
高山是高山的雄伟
河流是河流的奔放
大地是大地的辽阔
海洋是海洋的浩荡
车轮追赶着时间
理想插上了翅膀
一点一滴都在奋斗啊
一人一事都在为祖国争光

我很在意这个秋天
就站在玻璃窗前凝望远望
一山一水都是祖国的表情
一景一物都是祖国的形象
祖国是我们共同的母亲
我们都是祖国的儿郎

写于2019年9月25日凌晨
(陕煤集团机关)

矿山深处有书香

薛双娟

上世纪80年代末出生在矿工家庭的我,童年的时光充满了欢乐也夹杂着苦涩,成长的过程即是辛酸逐渐战胜天真的历程。从懂事起,便热爱城市的高楼大厦与锦衣美食,向往一种更“文明”的生活方式。在那个比较单纯的年代里,对于大多数矿工子弟来说,通往理想生活的道路似乎只有一条,那便是用功读书。基于此,我和书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注定充满了功利色彩,称之为“学以致用”或者“读书改变命运”。

经过十二年的寒窗苦读,我终于考上了一所理想中的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但冥冥之中,我与矿山的缘分总是分不开的。虽然离开了老家山西这一煤炭大省,离开了生我养我的矿区,但对矿山的情愫却早已在我的内心深深生根发芽。就读新闻专业的我,在人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上,鬼使神差地选择了回到矿山的怀抱。

虽然和我的父辈一样,我扎根在矿山工作,但社会发展很快,新时代的矿山早已不是小时候印象里的脏、乱、差,而是一步步向智慧化矿山迈进。矿工兄弟们也不再像父辈们那样,需要一铁铲一铁铲地挖煤、运煤,一个班下来,累得直不起腰来。我作为一名通讯员,每天背着相机,在矿区里奔跑,用文字和影像记录着矿山这日新月异的变化。这样说来,童年的理想已经基本实现,虽然每天的工作很忙碌,却不再再饱受书本的“精神压迫”了。放眼花花世界,五光十色,几出几入,令人头晕目眩,时常有一种失去重心般的迷茫感。我开始发自内心的深刻反省:或许书不能去。

我跟书的关系开始变得有几分微妙,好比男人与香烟,女人与梳妆台。一时半会儿不见,总感觉心里空落落了些什么。习惯了在枕头底下,在办公室抽斗里,在车座底下,在卫生间以及一切伸手就能够得着的地方塞上一两本书,用来打发时间。同时使自己从浮躁的世事,纷乱的现实中获得短暂的消停。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资深的农民,趁着书本的浇灌和滋润,抖擞着自己贫瘠的土地,选择合适的时间,播撒种子,期待收成。

当下社会是个读屏,或者叫刷屏的时代。读屏比读书更便捷、更享受,效率更高。手机里的知识似乎更凝练,更精彩。一段时间里,我也禁不住白天晚上抱着手机不眨眼,成了出门走路的低头族。直到视力直线下降,颈椎变得又酸又疼。我突然觉得,书好比一杯茗茶,品上几口,心旷神怡,飘飘欲仙。手机如同鸦片,令人两眼昏花,精神麻木,对我们的肉体也是害大于益。书就不同了,随便翻开一页,一排排端庄秀丽的文字如排兵列阵,整整齐齐地镶嵌其间,隐隐地散发着纸张的香气。凑近身子轻轻一嗅,顿觉六神清静,益寿延年,书本让我们生活在俗世却保持了内心的不俗。

书籍是人类智慧的结晶,读书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先贤们皆是率先垂范、与书相伴的人。毛泽东曾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周恩来提出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至今仍振聋发聩。习近平总书记任《之江新语》中指出:“我们国家历来讲究读书修身、从政以德。……传统文化中,读书、修身、立德,不仅是立身之本,更是从政之基。按照今天的说法,就是要不断加强党员干部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党性修养。”2014年,习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说:“我年轻时读了不少文学作品,涉猎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各种书籍,不仅其中许多精彩章节、隽永文字至今记忆犹新,而且从中悟出了不少生活真谛。”当前,我们正处于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如果没有足够的阅读积累和知识储备,站不高,也看不远,即使温饱无虞,在精神上也是个贫困户。

古人有言:“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这充满书香的智慧矿山深处,走进经典,与书约会,我们静心阅读,畅饮这源头活水…… (澄合矿业公司新闻中心)

我还拥有很多

张莉

一个同事家里办喜事,一位已经离岗多年的前辈专程赶回来道贺。大家坐在一起聊天,前辈忆起她1982年调进这个部室直到2011年离岗,仍感觉有点不舍。“您真的在一个单位工作了30年?”一个1984年出生的年轻人瞪大了眼睛。前辈笑了:“怎么了,我们那个年代不都这样啊?过去,不停跳槽才是另类呢。”

前辈离岗前,是企业自办报纸的社长兼总编。别看是自办报纸,从上世纪70年代创刊至今,45年的时间自有一番辉煌发展史,报纸每一任负责人都被当作大知识分子,受人尊敬。这位前辈稳重、睿智、亲和,在见证矿区一批批通讯员成长成才的过程中,始终在企业新闻宣传的土地上辛勤耕耘。其实,她最初只是技校毕业生,当年凭着标准的普通话当上了矿上的播音员,从写“豆腐块”起步,与“笔杆子”搭上了边儿。后来,她通过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被选拔进了报社编辑部,真正成了矿区知识分子的一员。在参加自学考试的时候,她养成了良好的读书习惯,从专业书籍到各类“杂书”,她都爱读,笔下功夫也日渐老练。新闻稿件、文学作品陆续在各类报刊发表。

前辈说“我们那个年代都这样”,是谦虚的说法。她成长的前20年,几乎算是草根逆袭进入殿堂的成功范例,可以为基层通讯员职业生涯的范本。前辈在矿的后10年,赶上煤炭行业进入了“黄金十年”。经济的繁荣给传统观念和传统模式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频繁跳槽成了时尚,你要是不跳个槽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像前辈这样的,反而成了守旧派的代言人。也有人鼓动她:“你要资历有资历,要能力有能力,也想办法动一动。”她却总说,术业有专攻,她干这行熟悉了,也有经验了,别的工作没那个自信。

聊天期间,前辈讲了一个故事。当代科学家霍金在一次报告会上被问及:“运动神经元病已将您永远地固定在轮椅上了,您难道没有为自己失去太多而悲伤过吗?”霍金脸上挂着微笑,艰难地敲击胸前的键盘,投影在身后大屏幕上几行文字:“我的手指还能够活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生追求的理想,有我爱和爱的亲人和朋友。最重要的是,我有一颗感恩的心……”前辈说她特别羡慕霍金的境界,虽然差得很远,但她一直心向往之。

听了这个故事,在座的几人都有几秒钟的静默,大家似乎都在回味中。前辈说,你跟人讲灵魂,大家可能都会觉得你矫情,但绝对没有人会自甘轻贱。古语说,有容乃大,无欲则刚,这其实就是灵魂的事,对“欲”的把握是门学问。

我想起自己在前辈的影响下,已经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13年,加上在基层单位7年,我也是有20年工龄的老同志了。我有厌倦的时候,有烦躁的时候,也不止一次动过那一挪的心思,可不知不觉间还是就这样过来了。还有5年,我也面临离岗,有点不舍,不过,就像谭维维的那首新歌《如果有来生》唱的:“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就这样吧。”也许我会作为最后一批“古董”,成为后辈年轻人口中的“传奇”。哎哟,也不错哦。(蒲白矿业公司)



我与国旗合影

王栋 摄 (黄陵矿业发电公司)

黄昏,一杯香茗,一页泛黄的书页,一盏微微的灯光,这样的场景,便汇聚成了我心中最令人为之向往的独处。

一个人独处,是寂静无声的,是默默不语的,但这种寂静,这种默默却并不觉得沉闷。因为,只要想到这大把的时光都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的,就有一种丰盈充斥在自己内心。此时此刻,惟有书香可以相伴。我很喜欢宋朝诗人晏几道的一首词《减字木兰花·长亭送晚》:“长亭送晚,都似绿窗前日梦。小字还家,恰应红灯昨夜花。良时易过,半镜流年春欲破。往事难忘,一枕高楼到夕阳。”良辰美景也好,悲欢离合也罢,都仿佛是昨夜梦中的故事。每当独处的时候,我总是特别清醒,因为心中就像是跟自己说了千言万语一样,瞬间把自己拧巴的、郁闷的、不解的东西,都统统理顺了。站起身来,拍拍手,就像拍掉了身上的负累,继续投身到茫茫人海,继续找寻自己的归路。

一个人独处,是上下求索的,是不

断奋进的。鲁迅先生曾经将屈原《离骚》中的一句“望崦嵫而勿迫,恐鸱鸣之先鸣。”制作成一副楹联,以时时时刻刻激励自己。这句话的大致意思就是,希望太阳神羲和驾的车可以慢慢走,因为一旦太阳落山之后,黄昏就要来临,一天很快就会过去了。这份心境就像是一个人独处时候的心情,虽然看似在独自坐着,但其实并非任由

憧憬中的独处

张春青

时光匆匆溜走,而是用片刻的自省来不断警示自己。这便是独处的意义。一个人独处,是绚丽梦幻的,是丰富多彩。独处并不意味着无聊,更绝不是时钟无意义地摇摆。独处更像是一种回忆,是对以往岁月的一种向往。在我所憧憬的独处中,可以遨游书海,同诗仙李白一道讨论“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同汪曾祺

先生一道评鉴陕西的各类美食,同陶渊明先生一起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洒脱大气。独处绝不是封闭,更不是厌世。相反,能够独处的人才能更多地用眼睛,用心去发现生活中的真善美。在下班后的时光里,我绝不会拒绝伙伴们关于一顿重庆辣火锅的邀请,但也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独处时光,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冲突,一个人只有经过过独处的时光,才能够更好地理解人与人之间交往的距离,从而更加尊重友情之间的界限,这便是独处能够带给我的清醒。当我们的生活被城市喧嚣包裹,当钢筋水泥压着我们的身子喘不过气,当我们被日复一日的工作填满,我们多想抛弃一切世俗,独处片刻,看厚厚的尘埃,听旧日的故事,品诗词的美好,看衰老和新生交替,听时间和空间交错,云卷云舒,花开花落。这才是我所憧憬的独处,这才是,我所向往的生活。(铁路物流集团红柠铁路公司)

生命的绝响:永唱山歌给党听

——铜川矿工作家姚筱舟与铜煤的渊源

周彦荣 席选民 巨宏伟 杨春成

1955年11月组建,焦坪煤矿于1958年10月并入铜川矿务局。

姚筱舟1949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毕业后分配到二野十七军五十一师政治部。1951年冬,随部队跨过鸭绿江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战后归国转业到陕西省商洛石柘矿,后调到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当了一名采矿技术员。因经常与矿工劳动生活在一起,常听工友们说“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等顺口溜,热爱矿山、亲近矿工、擅长写作的他因灵感触发而创作了诗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并以“蕉萍”为笔名,将诗歌投给了《陕西文艺》等刊物,诗歌于1958年6月26日被陕西省民歌整理小组编印的小报《总路线诗传单》第8期刊发。歌词刊发后,于1962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收入《新民歌三百首》一书。雷锋看到后将其抄在日记里。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发表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后,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活动,《雷锋日

记》随之很快传遍中华大地。时任上海音乐学院教师的朱践耳从《雷锋日记》中看到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诗歌,便满怀激情地将其谱成曲子,交由在音乐学院学习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演唱,演出获得圆满成功,产生巨大反响。

《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介绍这首新歌的创作者时,署名“雷锋同志抄蕉萍原词”。由于歌词作者姓名具体不详,为弄清“蕉萍”到底是谁,1963年底,朱践耳经多方寻找,打听到词作者“蕉萍”可能就在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便给焦坪矿上寄来一封寻人信函寻找“蕉萍”同志。最终证明确定“蕉萍”就是铜川矿务局职工姚筱舟。不久后,中国音协出版的刊物《歌曲》在转载《雷锋的歌》时,正式将歌名改成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词作者署名也第一次更正为“蕉萍”。至此,这首歌曲迅速传遍神州大地,而铜川矿务局也因此被称为经典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诞生地,成为了铜川矿区和煤城铜川的一张“文化名片”广为流传、深受赞誉。

值得铭记和令人感动的是,1997年5月7日,上海东方电视台致电邀请姚筱舟参加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在开幕式上,当时已64岁的“蕉萍”终于见到了75岁的朱践耳教授和60岁的歌唱家才旦卓玛。在跨越34年的漫长时空后,《唱支山歌给党听》的三位传承者终于在上海相会,激动的泪水盈满三人的眼眶,并留下了至今让人难以忘怀的一段佳话。为还原再现这段传奇历程,激励铜煤矿工永远跟党走,2016年在建党95周年前夕,铜川矿业公司与铜川市委宣传部联合推出了题为《唱支山歌给党听》的纪录片,受到了各方面的好评和点赞。2018年,在“陕煤之声”职工歌咏比赛中,姚筱舟登台演唱了《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经典歌曲。在今年5月23日,铜川矿业举办的“迈进新时代,奋斗向未来”铜煤优秀历史文学作品征集颁奖活动中,《唱支山歌给党听》获得了歌曲类一等奖。

惊闻姚老辞世的噩耗,各方面纷纷表示惋惜和遗憾,铜川矿区与姚老一起战斗和生

活过的铜煤人更是十分的痛心和伤感。

红心向党、情系矿工、深爱矿山的姚筱舟,于1984年11月从原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调到《铜川矿报》担任文艺副刊编辑。1985年被推选为铜川市政协常委,1986年当选为铜川市文联副主席兼《铜川文艺》杂志副主编,还先后被陕西省作协、陕西省音协、中国煤矿影视剧研究会等吸收为会员,1992年冬离休,2019年9月1日因肺网状、脑梗等疾病引起的并发症在铜川逝世。

他创作的经典红歌《唱支山歌给党听》1965年被文化部评为“全国优秀群众歌曲”,2019年6月入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100首优秀歌曲。他创作的《星星啊星星》荣获山西“煤乡之春”优秀歌曲奖,并被电视艺术片《乌金花》选为插曲之一,创作的《一杯茶一杯酒》在上海市“乌金奖”通俗歌曲大赛上获三等奖,并被原煤炭部摄制的安全电视艺术片《祝你幸福》选用。2018年,姚筱舟被评为铜川市建市六十周年“百名杰出贡献人物”之一。

在铜川矿务局工作的数十年间,姚筱舟先后为铜川矿务局参加各种汇演写了40多首歌词,并创作了《矿灯与炉火》《矿工,你好》等诗歌、散文和小说作品,可谓是当之无愧的声震铜川、名扬三秦、享誉全国的“矿工作家”,而被人们深深铭记和高度评价。

红歌不老,经典永存,谨以此文表达铜煤矿工对姚筱舟同志的深情缅怀和崇高敬意!姚老师,姚老,令人尊敬永远怀念的老师,您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铜川矿业公司)